

## 美国政治学:一门值得重视的学问

赵可金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美国政治已病入膏肓?

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被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法里德·扎卡利亚在2009年出版的新著《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一书中大声疾呼,“美国政治已经病入膏肓了”,“美国政治制度已经陈旧落后、高度僵化,被金钱、特殊利益、情绪化的媒体和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集团主宰着。”美国政治各方“经常为一些琐事进行无休止的恶性辩论,政治变成了吵吵嚷嚷的闹剧,但却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也很少能达成妥协和采取行动”。扎卡利亚痛惜地说,“一个曾经雷厉风行的国家如今深陷寸步难行的政治泥潭”,美国面临着建国200多年来又一次国家政治危机。

在一定意义上,扎卡利亚点出了美国存在的深层矛盾。时下,美国赤字消费居高不下,金融衍生品疯狂成长,社会差距持续拉大,政治极化日益突出,跨党共识难以形成,陷入了党派斗争而无法自拔。面对如此场景,哪怕是没有任何政治学知识的人都会很容易得出一个基于常识的判断:美国政治出问题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也正是抓住了普通民众心中的这个常识性推断,高喊“变革”的口号,一举赢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

然而,美国政治是否真的如扎卡利亚所说已经病入膏肓?这就需要严格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怀疑美国政治存在问题,美国人总有一种心理习惯,那就是一旦美国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出现了失误,人们很自然地就将其归结为政治制度领域存在问题,美国政治成了美国一切弊病的“出气筒”和“替罪羊”。美国社会存在的此种“政治溯因心理”为美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变故之后,都会相应迎来一次政治改革的高潮。从南北战争到19世纪后期兴起的进步主义运动,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到“罗斯福新政”、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保守主义,几乎每一次美国出现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会推动美国学界迎来一波美国政治研究的黄金时代。如果遵循这一规律,从“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一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内外面临的诸多问题必定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再次推动美国政治学研究新高潮的到来。

作为新政治学的美国政治学

人们关于美国政治的困惑,引发了对建立作为一门新政治学的美国政治学学科的呼吁。在美国大学里,美国政治学是组成政治科学学科的四个主要领域之一,其他三个领域是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和政治理论。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美国政治集中于对美国国家政治生活及其内在规律的研究。150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的一个醒目位置说:“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政治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它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科学,这种新政治科学应当为美国的新政治服务。

美国学术界呼应托克维尔的建议,也的确产生了一门新政治学,它起源于1880年柏吉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的政治学院,成熟于20世纪30年代的查尔斯·梅里亚姆和哈罗德·拉斯维尔的现实主义政治学,并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政治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自此之后,美国政治学先后掀起了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革命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潮流等几次高潮,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在学界已经卷帙浩繁、蔚为大观。美国政治成为政治科学中发育最为完善、成果最为丰厚和研究队伍最为庞大的学科,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研究成果,要么聚焦于

美国政治体系的研究，要么以美国政治为参照物，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美国政治研究的影响。因此，关注美国政治研究是把握美国政治学界学术方向以及理解其他亚学科的必经之路。

19世纪末期兴起的美国政治学之所以属于新政治学，主要因为美国政治学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亦即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以区别于欧洲大陆的传统政治学(politics)。传统政治学起源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以思辨、理性、规范、伦理和哲学分析为主要特征。现代政治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查尔斯·梅里亚姆和哈罗德·拉斯维尔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以经验、实证、统计和行为分析为主要特征，是贯彻了科学精神的政治学，不再是充满着伦理精神、宗教信条的传统政治学。

#### 美国政治学经纬

迄今为止，美国政治学在美国渐成规模。按照对美国政治性质的不同界定，形成了地区主义、阶级冲突、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共识理论五个主流研究范式。

地区主义(Sectionalism)代表人物主要有丹尼尔·埃拉扎(Daniel J.Elazar)、弗里德里克·J.特纳(Fredrick J.Turner)、埃拉·沙甘斯基(Ira Sharkansky)等。这一范式将美国政治看做是不同地理区域围绕社会公共利益分配而展开的合作与角逐，认为美国政治发展史就是一部区域主义成长史，这一理论在南北战争、联邦主义、总统选举和国会决策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这一路径的解释力有所下降。

阶级冲突(Class Sch001)是进步主义和美国左翼学者看重的研究路径，主要代表人物有弗农·帕灵顿(Vernon Parrington)、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Beard)等。该理论认为美国政治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和博弈，美国政治发展是在一个英雄和一个坏蛋的搏斗中前进的。在地区主义理论衰落之后，阶级冲突理论一度居于主导地位，在解释选民投票倾向和美国政府政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二战之后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而有所衰落。

多元主义(Pluralism)是美国政治研究的一条十分成熟的理论路径，所吸引的学者最多，比如阿瑟·本特利、戴维·杜鲁门、罗伯特·达尔、V.O.基、厄尔·拉瑟姆等。该理论认为，美国政治是不同利益集团纵横捭阖的政治，不过是集团活动和相互影响作用的不断变化的表现形式而已，任何集团都不能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政治生态格局下，美国政治的任务就是担任集团竞争的“裁判”，像裁判员那样处理集团之间的纷争，引导他们讨价还价达成妥协。美国政治的走向取决于多元社会集团的互动，这一理论在美国公共政策、政治参与以及游说政治研究方面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迄今为止仍然是分析美国政治的一条重要路径。

精英主义(Elite Approach)将美国政治看做是精英群体之间的讨价还价和幕后交易。该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颇为兴盛。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普曼、哈罗德·拉斯维尔、E·E·谢茨施奈德、C·赖特·米尔斯、西奥多·路威、托马斯·戴伊、威廉·多姆霍夫、曼瑟尔·奥尔森、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等。该理论认为，美国由一系列最有权势的精英人物所统治，强调在全国人口中控制着经济和政府关键部门的集团权力和财富，特别是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军方的领导人以及军事工业复合体，成为幕后统治美国的集团，美国政治成为一小群精英人物秘密操纵的阴谋。精英主义理论是多元理论的发展，认为统治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治进程。

共识理论(Consensus Theory)是研究美国政治的古老路径，在分析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发展方面颇有心得。共识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阿利克谢·德·托克维尔、路易斯·哈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丹尼斯·布尔斯廷、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塔尔科特·帕森斯、戴维·波特等。共识理论强调理解美国政治的关键不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也不是众多利益集团的竞争，而是具有自由主义共识的中产阶级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美国政治变革是在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不同派别的互动中前进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这些理论在解释不同问题上各领风骚，相互之间不可替代，研究美国政治必须将这些理论范式结合起来，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中国学者而言，无论哪一个理论范式，都不是决定中国学术界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关键因素，都可以对美国政治

研究作出突出的贡献。特别是自行为主义之后的美国政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十分精细，研究工具非常多样，值得中国学者虚心学习，大胆借鉴。同时，在美国政治研究的选题上，美国学者的研究也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比如美国例外论的研究、美国政治表现多样性研究、美国制度变迁研究、公共政策差异之制度根源研究等，都能为我们开展美国政治研究和更准确地把握美国政治的内在规律提供帮助。